

而真正“重要的”是它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假画之痛

两年前，上海的苏敏罗花253万元在拍卖会上买下一张名家吴冠中的油画，事后却被专家鉴定是伪作……

吴冠中假画出场
2005年内地拍卖市场开始疯涨。

和很多对投资方向敏感的企业家一样，苏敏罗这年也对艺术品市场发生了兴趣。当年12月初，苏敏罗从上海飞北京，参加北京翰海公司的秋季拍卖会。“这张署名吴冠中的油画《池塘》挂在重要作品展区，照片被放在拍卖宣传册的封二位置，说明上写着1972年创作，1982年修改。我听说过吴先生作画认真，不满意的作品事后都要撕掉。我想这张画既然再做修改，应该是他还比较认可的吧。”拍卖那天，《池塘》从180万元起拍，苏敏罗在230万元的价位上拍到，加上佣金共付款253万元。

半年后，一家拍卖行找到苏敏罗，劝她趁市场行情好出手。苏敏罗把画拿出来，对方仔细看过后告知画

有问题。苏敏罗找到翰海当时的油画部负责人李亚俐，对方的答复让她很不舒服却也无可奈何，大意是说：画的真假很难判断，吴先生太出名了，假画泛滥，吴先生也不可能对每幅画做鉴定。据苏敏罗说，李亚俐给她的建议是把这张画藏起来，千万不要再曝光，等吴冠中去世后再拿出来，有可能卖个天价。

之后，又一家拍卖行的人来找苏敏罗。苏敏罗想私下交易挽回损失，就告诉对方自己不想送拍，帮忙找个买主原价卖掉就可以。拍卖行的人联系了新加坡“好藏之美术馆”主人郭瑞腾。郭是收藏界大腕，更是吴冠中作品的大收藏家，美术馆里收了150多件，2005年他以3025万元拍得吴冠中的《鸚鵡天堂》时曾非常轰动。郭瑞腾怎么对待这幅画，成了苏敏罗最后一线侥幸。但几天后《池塘》被拍卖行退回，然后有朋友要苏敏罗快去看雅昌艺术网，说郭先生写了文章。这篇标题为《提防利用拍卖活动

洗画》的文章发表于2007年10月10日，开头就指明《池塘》是伪作。

《拍卖法》亟待完善

北京翰海是内地成立最早的拍卖公司之一，公司和来自台湾的李亚俐从2005年才开始一种松散合作关系。苏敏罗说，假画的事情出来，有一年多她是和李亚俐个人在交涉，“我多次请她帮我联系翰海的领导，但她说见也没用，也会是同样的处理。”“同样的处理”，指拍卖公司不对拍品真伪负责。

李亚俐称，这幅画是客户委托，她也不知道真假。委托卖画的是北京索卡艺术中心董事长萧富元，台湾人。2008年4月，在终于能和翰海主要领导面谈但仍然没能达成实质性进展之后，苏敏罗通知对方她要通过媒体曝光和法律途径来解决。

7月1日，吴冠中先生看到了原画并写下鉴定：“这画非我所作，系伪作。”7月初，苏敏罗以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到第三

被告分别为萧富元、北京索卡艺术中心和北京翰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这次拍卖合同并全额退还拍卖款230万元，佣金23万元。苏敏罗说，李亚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她提出过反驳，翰海也基本上不回应媒体。

以一位经常出入拍卖场的行家的说法，《拍卖法》是拍卖公司的底气。翻看一下各公司提供的拍卖图录，基本都会刊印《拍卖法》全文，而真正“重要的”是它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由于这种行业免责条例附带出来的空间，卖假和造假愈加变成了艺术品市场上很难控制的现实。所以在近两年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些书画艺术界的委员们提出提案，要求通过完善《拍卖法》，建立国家鉴定机构来规范艺术品市场。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氧层变薄致太阳辐射增加等，也都被视为疑凶。

由于世界上多数作物依赖蜜蜂传粉，蜜蜂群体的消亡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爱因斯坦曾预言，如果蜜蜂消失，“人类将只能存活4年”。

摘自《文苑的博客》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hwb1616@sina.com

3000岁的我

毕淑敏

我在北师大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心理学的硕士和博士方向的课程，又和几位同学一起开办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前后运行了3年时光。

因为前来咨询的人太多，我时时感到一种分身无术的苦恼。有的人从春等到秋，还没有轮到他就诊。有一位女子对负责预约的工作人员说：“我和我爱人已经决定离婚了，我们都不甘心，最后约定，一定要到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请她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婚姻还有没有救。如果她也没办法了，我们就死心塌地地分手吧。如果她还能挽救我们的婚姻，我们会一起做最后努力。现在，我们已经等了几个月了，从叶子发芽到叶子落下，请问我们还要等多久？什么时候才能够到？你们的登记顺序能保证足够的公平吗？……”

当工作人员把这样的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表面镇静，其实双肩绷紧背部发烫，从身体到心理，感到了难以言表的压力。

我决定暂且从临床心理医生的岗位上退下，专心致志地写作。写一些有关心理学普及方面的小册子，

希望能在这种分享中，和更多的人交流心得。比如那对就要离婚的年轻人，既然他们在分手之前，还愿意拿出长久的时间，来等待一个外人对他们的婚姻再做挽救的工作，我相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这份姻缘都还保有最后的珍惜。他们可能也很茫然，不知道是如何走到了分手的这一步，缺乏自我疗治的能量。假如我的小册子，在他们的婚姻彻底崩塌之前，未雨绸缪地提示一点点注意事项和方法，是不是也是一种支援？

当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遭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

我很想把我的课堂笔记整理出来。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同学们签署过一纸协议，大家保证要对班上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保密，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出去。

做了若干年的临床心理医生，感谢人们的信任，无数女性在我面前把他们的经历和盘端出，绚烂的情感盛感和污脏的残碟蛆虫并陈，让我长久地感叹人性的幽深和命运的不可说。这些故事，我绝大部分时间是坐在一张米黄色的沙发

上倾听的，夜深人静书写记录的余暇，抚摸着沙发粗糙的皮面和光滑的腿，犹如触摸一个神圣的魂魄。倘若沙发有知，在浸泡过如此多的人间麻辣酸苦之后，每一寸皮革都已通灵。如果沙发发此刻张口说话，为我指点江山吞吐迷津，我一点都不讶然。众多人间女子丰沛的情感和妖娆的智慧，已将一张普通的家具，滋养入了仙班。

有一伙记者曾经问我，在推开过如此多的女人心扉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答，我已变得太老太老。

记者说，那您到底有多么老呢？老到什么程度了呢？

我估摸了一下说，大致有3000岁了。

看到记者脸上露出的惊骇之色，我知道这个数字吓住了他们。想想看，一个活过了3000春秋的老妇人，该是怎样鹤发鸡皮形同鬼魅啊！

为了安抚记者的恐惧，我赶紧说，如果你觉得3000年太可怕了，你就改成5000年吧。

我觉得自己慷慨大方，

一下子就删削掉了六分之五的沧桑年华，记者们总该魂魄归位安之若素了吧？

那天采访的不止一家媒体，经由不同的手书写发表出来，有说毕淑敏自称已经3000岁高龄了，也有说毕淑敏说自己500岁了。数字差距这样大，很多人以为我已语无伦次。

一个女人的女人把她们生命中的喜怒哀乐慷慨地赠我，齐心协力地拓展了我生命的广博和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深切地感谢她们。

3000岁也好，500岁也好，都是一种夸张的比拟，约略等于“白发三千丈，雪花大如席”，玩笑话。

心理医生是一个有着严格纪律的行当，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只要不危及生命，只要不违背法律，有些事情，我永远不能说。面对媒体的挖掘和探问，软硬兼施面前，我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有时都叹服自己活像一个被俘的英勇的地下党员。

思来想去，找到了这个方式。把我的一些感触和思索写出来，由我将那无数女子的感悟，她们真真切切地经历过，总结过，哭泣过，沉思过的丝丝缕缕，说出来。

摘自《新民晚报》

狼一样的反叛

莫言

我几乎绝对地怀疑父母的教育能使人变好或者变坏。我崇拜反叛父母的孩子，一般来说，伟大人物的性格里一定有反叛的因素，在成为英雄之前要成为叛逆。

敢跟父母作对的孩子，他身上有一种天才的素质，但这种素质是视为劣质进行孜孜不倦地清洗和剔除的，于是被扼杀了多少天才！人的可恶就在于，一旦成为父母之后，就忘记了被父母压迫的痛苦。

更多的孩子千方百计地想成为父母的好孩子，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必须有一个前提：父母必须具有相当的素质。文化水平高不

一定素质高，官大更不一定。鲁迅先生就呼吁要对父亲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爱的另一面往往是苛政。

毛泽东的父亲按现行标准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据斯诺《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的父亲专制、冷酷，毛泽东很小就敢于跟父亲抗衡，父亲每每用孔孟之道镇压他，他后来利用孔孟的话来反驳父亲的镇压。我在解脱统治之后变成新一代统治者。我想把我的

女儿培养成国家主席，但很快就知道这是做梦，国家主席不是培养出来的。我想把她培养成作家，但她坚决拒绝看连环画，她要上树抓猫头鹰，我知道作家也多半不是培养出来的。她头顶上有一撮高耸的“戗毛”，按倒后又竖起来。我想应该好好爱她，我给邻居的孩子水果吃，给她嘴里塞进巧克力，她哭着把巧克力吐掉，她说巧克力有一股药味，我硬往她嘴里塞，她说：“土匪！”我奋力地在她屁股上打了一巴掌，一打尚反抗，

二打尚嘟囔，三打即投降。我于是知道了女儿不会有大出息。

我的邻居家有一个小孩。父亲打他时，他像狼一样反扑，被踢倒在地后，他无法发泄愤怒，竟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沙土，呛得翻白眼，他父亲吓得脸变色，再也不敢打他。这个小男孩现在四岁，我每次见了他都肃然起敬。

摘自《各界》

严父

席慕容

父亲了吧。一切的奔波，想必都是为了家里的几个孩子。

风霜与忧患，让奔波在外的父亲逐渐有了一张严厉的面容。回到家里，孩子的无知与懒散又让他有了一颗急躁的心。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明白，摆在他

们眼前的，是一条多么崎岖的长路；怎么样才能让孩子知道，父亲的呵护是多么有限和短暂。

可是，孩子不想去明白，也不想去知道，他们喜欢投向母亲柔软和温暖的怀抱，享受那一种无限的纵容和疼

桑拿房里说心事

拿。而芬兰人宴请朋友，方式很可能是请你去他家洗桑拿浴。即便在酒吧，也有专为顾客准备的桑拿房，朋友聚会可以拿着酒瓶去桑拿。

受好客的荷兰朋友邀请，我得以享受真正的芬兰桑拿。随主人走进桑拿屋，整个屋子都是用原木建成的，已被熏得发黑，依墙有三层木榻。木榻是由多孔、透气、散热好的白杨木制成的。木榻前方是一个堆满石块的炉子。客人就位后，主人开始用水勺从木桶中舀起一勺勺凉水轻轻泼到滚烫的石块上。在一片“啾啾”声中，一股股炙热的蒸气腾空而起，室内所有人顿时大汗淋漓。

蒸的过程中，还要用蘸水的桦树枝“清洁”身体。所谓“清洁”就是抽打全身，有点自虐的味道。其实这样抽打是为了加快血液循环，加速水分代谢。我刚开始还只是有些不情愿地轻轻应付几下，后来就觉得这种抽打竟然

戏，喝热巧克力酒。桑拿甚至被用在接待国家元首的礼节上。芬兰前总统吉科宁的官邸就设有十分讲究的蒸气浴室，每当他与外国政要会谈告一段落，或是各执一词而陷入僵局之际，便请对方享受一趟桑拿。

据说，在热腾腾环境中松弛过后，一些死结就可能迎刃而解。芬兰人劳动争议的纠纷调解也在桑拿中进行。我向芬兰朋友，为什么在芬兰比较重要的决定和最亲近的友谊关系都是在桑拿里形成的？朋友自豪地说，由于桑拿里的环境温热，就像中国人喜欢在餐桌上谈生意那样，大家容易放松，能减少敌对情绪；所有参与者都光溜溜地赤裸相对，相比在会议室里的衣冠楚楚，要更容易以诚相待。

芬兰人坚信，桑拿能治疗人的一切身心问题，假如一个人的身心痛苦不能被桑拿减轻，这个人一定无可救药。他们的桑拿情结，岂是一个“爱”字了得。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朱元璋诏令改“元来”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他登上皇位后疑心很重，任意曲解和胡乱割断字词。

“原来”这个词在明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时通用的是“元来”。“元”是起初、开、本来的意思。如南宋

诗人陆游的一首诗首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中的“元”(后人将诗中的“元”改为“原”)。陆游中的“元”用得非常贴切准确，改为“原”后意义反而不明。为何改动？这还是朱元璋猜

忌的结果。他一看“元来”就心神不安，心惊肉跳，“元来”不但冲撞了他的名，更可怕的是它还暗含“元朝回来”之意，这不是元朝要复辟么？于是他决心要灭掉这不祥之词。但这是普通的常用词不能不

名流故事

当你遇见一些事时，你不要逃避，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它，然后你必须接受那已成事实，好好地处理它，处理完后，不要让它占据你的心，必须放下。

好美好美

林青霞

坐禅三次。听说坐禅之前会因为被考验而受到阻碍，而我却在冥冥中很顺利地上了山。

上山的第一件事，手提电话就给没收了。在没收前我赶快打个电话给女儿，告诉她我将有三天不跟她通话，这才放心。在三天内我要和其他九十九个人昼夜相处。不准化妆，不可看书、看电视，要睡大通铺。晚上10点钟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这下可惨了，平常我在这个时候可能还没睡，还好我偷偷偷带了六颗安眠药，一天两颗，总算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晚饭之前，每人分获一个号码，暂时不用自己的名字，各人根据自己的号码坐位子、拿拖鞋和睡床位。这是要我们放下自我。在大堂里面对着大佛跪下头着地再站起来，心想这下可上当了(因为父母是基督徒，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礼拜过)。原来这个作用也是为了消融自我。

在饭堂里我隔壁那个人很面熟，后来才知道他是曾庆瑜。吴宗宪乖乖地坐在我对面，眼睛不像我这样到处乱瞄。之前在走廊上见到曾志伟我还扬了扬眉(原来这是犯规的，连对视都不可以，怎能扬眉)，还有一位是功夫明星叶子云，来的时候看他在山边松筋骨。这么多圈内人，可见经暴露在大众面前，表面上看起来多姿多彩，内心却是渴望得到一片宁静和做到自我修行。

吃饭的时候，师父很温和地一句一句叮咛，要我们心无旁骛专心吃饭，好吃的时候不要高兴，不

好吃的时候也不要讨厌。要感恩这食物是经过很多人的辛苦才到我们的嘴里，慢慢起身，顺序走出饭堂，手里就像捧着一尊菩萨，内心里什么都不能想，也不可以对自己说句话。我静静地坐在石头上，对着大山和星空，突然听到一阵很美的声音，我循着那个方向走去，原来是一位女菩萨跪在那儿，一面敲钟一面念经，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喜悦和愉悦。

第一天早起，吃完早饭，我们坐在大堂里听师父开示，师父教我们如何打坐和拜忏。一天内有许多开示和打坐，师父谆谆善诱，我们密密抄经。

有几句真言，在我生命里最不可承受的痛时，因为用了它而顺利渡过。人世无常，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经常把这些话送给朋友，他们也因为渡过内心的难关而感激我。这几句真言就是：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

当你遇见一些事时，你不要逃避，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它，然后你必须接受那已成事实，好好地处理它，处理完后，不要让它占据你的心，必须放下。

师父的心愿是想，提升人的质量，建设人间净土。

以下是师父给四众佛子的共勉语：

信佛学法敬僧 三宝万世明灯 提升人的质量 建设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 利人

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第一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种福田 哪怕任怨任劳 布施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乐 时时心有法喜 念念不离禅悦 处处观音菩萨 声声阿弥陀佛

第二天我们学行经，有慢经、快经和自然经。行慢经时，双手轻轻握拳，每一步路是脚尖一半的距离，要走得很慢很稳，这叫“步步为营”。快经的步伐可大一点，双手自然下垂，但是要走得很快很快。自然经则要全身放松地步行，看似简单行则不易。走完后感觉好舒暢。

第三天是要我们做到感恩和忏悔，我们就像开头讲的那样拜忏二十分钟，心里要为这一生中所有该忏悔的事忏悔，对这一生中所有该感恩的人感恩。很多师姐、师兄泣不成声。我听到一种平和的声音：“要用情操，不要用情绪。”那是师父的声音。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这三天的课程让我一生受用不尽，我对父母、先生、女儿、朋友，甚至整个世界感恩。对该忏悔的事，想办法补偿，减少了自我感。少了计较，多了回馈。人也快乐起来。我觉得这三天内，学到的比三年甚至十年还要多，最难得的是我找到了内心最深层的宁静。

师父是个智者也是个哲学家，我对他是感恩！感恩！再感恩！

摘自《知识窗》